

遇见香果树

仲夏，我和许多朋友在浙西南的桐庐县入住斗篷山。

这里海拔一千一百多米，虽是初夏，下了雨，温度只有十来度。我记得出门要带一件外套的，也许是上了年纪，临走时，竟然忘记了。我们同伴中好几位只穿了短袖衫，嘴里说不冷，其实明显感到冷意，有的双手抱在胸前，交替摩擦；有的用力甩动双臂，试图热身；有的来回走动，用运动增加热量。山庄主人刘兴国见我穿得少，手上都起了鸡皮疙瘩，找来他的一件厚外套让我穿上，我一下子觉得暖和许多。我住在三楼，走出房间，来到阳台，视野开阔，望得见远处的山，在烟雨中朦朦胧胧，若隐若现，恍如仙境；看得见近处的树，在暮色里青翠葱茏，干净发亮，纤尘不染。楼的右侧有一棵大树，栉风沐雨，高耸入云，枝虬叶密，像山庄的迎宾树，又像山庄的守护神。我以为这是山里千千万万普通树中的一棵，只觉得树站的位置好，对着拍了几张照片，没怎么往心里去。

入夜，庄主在一间有地炉的小屋里升起炉火，小腿粗的劈柴丢进地炉，火苗呼呼上窜，炉口坐上一把盛满泉水的大水壶。没多久，小屋温暖如春。我和诗人陈頔、小说家王生铨、散文家谢德才、甄钰源、儿童文学作家钟锐等，与刘老板围炉夜话，谈乡间奇闻异事，聊世间风情人情，话创业酸甜苦辣，叙亲邻互帮友爱，道生态环境保护，话题随意散漫，天马行空，自由切换。忽然有人把话题引到山庄楼前小山包上那棵大树，树下那个白色顶棚的凉亭。刘老板来了兴致，说，那棵大树叫香果树，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濒危珍稀植物，那凉亭是全国唯一的凉亭，顶棚是神七火箭的一半整流罩。他还掏出手机，翻出香果树开花时拍的照片让我们看：好美的一棵树，满头满脑开着白色的花，花开高枝，瓷质的花瓣摇曳，似层叠着皑皑白雪，像一棵披着棉絮的稻草树。他补充说，那花奇香无比，远远地就觉得香气袭人，那花很漂亮，似一只蝴蝶展翅欲飞。花要开上几个月，是斗篷山一道奇异的风景。那树有四百多年树龄，只要天气好，年年六七月份开花。听刘老板这样一说，我们恨不得站起来去看那树、那凉亭。夜色如墨，雨声似鼓，只得作罢。

炉内劈柴添了三回，大水壶里的开水灌满了所有暖瓶。四周寂静，我们兴犹未尽，还剩我和陈頔、刘老板三人围炉闲扯。晚十点多，我们才起身回各自房间。

天刚亮，雨已歇。大公鸡亮开嗓门，催人早起。山中鸟儿格外活跃，在林子里叽叽呱呱，布谷声声。空气湿漉漉，混杂草木香，清新怡人，呼吸舒畅。我起床下楼，看见王生铨在院子里散步，便邀他一起去看看香果树和凉亭。我们登上十多级阶梯，上到一个小山包，看见凉亭灰白色的顶棚，果然是电视画面上看到的火箭整流罩的一半，完好无损，铆钉整齐有序，站在亭内向上看，就像一个穹顶。整流罩是为了保护航天器而穿上的一件人工羽衣，待火箭穿云破雾，飞出大气层后，整流罩完成历史使命，沿箭体分成两半抛开坠落。眼前这一半整流罩就坠落在斗篷山上药材材的密林中，刘老板费了很大气力和周折，才把它弄到斗篷山庄来。经有关部门同意，用整流罩做顶，建了一个凉亭，一边让来的客人在这里休闲喝茶，一边参观航天器的实物，了解一些航天知识，一举几得。钟锐说要写一篇凉亭记，把来龙去脉写清楚，对人们进行航天科普教育。我们都赞同他的提议，推举他来执笔。

离凉亭十多米，就是孤傲遗世，卓尔不群的香果树。全树高约三十米，粗壮的树干，需两人牵手合围。树皮鳞片状，灰褐色，长着暗绿色青苔和爬藤，写满沧桑。两人多高处，开始分枝发杈，枝枝斜着上挺，像坚硬的扇骨，纵横的细枝和密实的阔叶，整体构成一把巨大的团扇，脚踏大地，摩天接云，呼风唤雨，遮阳布荫，招蜂引蝶，吐故纳新，展现最美的风姿和最硬的风骨。诗人陈頔专门为香果树写有一首诗，里面有这样几句：一只白色的漏斗，在六月/回归夏天的枝头/高大的香果树/头顶的白云，裁剪着天空/季节打开的色彩/心随微风变轻。散文家周涛说大树它不靠捕杀谁、猎获谁而生存，但它活得最长久。这可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连草也不吃，连一只小虫子的肉也不吃，但它却能长得最高大，最粗壮、最漂亮。这段话简直就是写给这棵香果树的。

香果树是第三纪孑遗植物，茜草科香果树属，香果树属下就此一种树，中国有别国无，跟银杏一样，是典型的独生子女。它的祖先起源于一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时代，见证了恐龙称霸地球、由盛及衰、最后绝迹的过程，经历了冰川运动、物种灭绝、九死一生的重大变故。香果树笑傲江湖，劫后余生，被称为植物活化石，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誉为“中国森林中最美丽动人的树”。香果树边开花边结实，果实纺锤形，入秋时为暗红色。人们错把花香当果香，故名香果树，这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

香果树性情孤傲，超凡脱俗，遗世独立，任性倔强，因而种群规模小，自我封闭，缺乏基因交流，遗传多样性不断下降；香果树一心向往高处风景，一心想和蓝天白云亲吻，有些高处不胜寒，二十多岁后才开花结实，如果天气不好，环境不利，有时几年才开花，结果率很低；好不容易结出的种子，只要温度、气候、环境稍不如意，就拒绝破土发芽，往往种子的发芽率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香果树繁育后代太难了，其生存状态不容乐观，2021年，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将其列为二级保护植物。我注意看了一下香果树的周围，似乎没有看见小树苗，也证实它的繁殖艰难。

我家有一本当地林业部门编印的《古树王国》摄影集。仔细翻翻，有一张香果树的照片，却不是斗篷山庄前的这一棵，且树形树冠比这棵树差了十万八千里。我不清楚这棵树怎么遗落了。我对山庄刘老板半开玩笑半真地说，你开山庄后，名声远播，生意红火，财源广进，当然有你自己的努力，更有天时地利人和，门前的这棵香果树，就是山庄的迎宾树、招财树、平安树，你可得要尽地主之责，好好保护，让它花絮叶茂，瓜瓞绵绵。刘老板笑着点头称是。

这次本身一心是去登斗篷山顶，拜谒海拔一千九百一十八米处的亮叶水青冈（俗称千手观音）的。节气已到小满，降水明显增多，天雨湿滑，天公不作美，没有去成。不过，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国最美最动人的树——香果树，也算圆满。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是，小满即圆满。人生哪有那么多完美。挥挥手，下山去。

澧兰

第二声餐馆

□王生铨

在炒菜，红肿的右时旗不停抖动，和公路对面那块刻着“斗篷山”的石头招牌遥相呼应。

娜伸出右臂指向公路对面。

杰扭过头去。竖着的石头被横着的木板取代，坎上的枫香树也来到了院门口。木板刚刚下锯，上面除了一顶傻乎乎的帽子，一个字也没有。帽筒高而突兀，和帽檐极不般配。

杰皱眉。紧盯木板。杰想走过去将木板翻转过来看看那顶帽子是挂上去的还是刻上去的，但仅仅想想而已，没有付诸行动。此刻，除了被导航领着在山里转了大半夜，对于这个世界，杰的脑子一片空白。若非油箱见底，绝不会让手机说：你已到达第二声客栈附近，本次导航结束。

娜开始做梦。娜在梦中开了一家客栈。杰来到流苏花下。杰戴着眼睛，背有点驼。他还没有洗漱。习惯使然。但是，显然，现在完全没必要了。杰退休了，任何召唤都可以抛诸云外。空气异香扑鼻，湿漉漉的。雨还在下，小雨，发丝一样。一个词脱口而出：斜风细雨。之前，这个词曾千百次地出现在杰的梦里。

杰在梦中转了一圈再次来到流苏花下。杰走进娜的梦境。娜瞧不起杰的圈子。一群疯子！对于杰，则可能需要咬牙切齿形容。但是，这颇冤枉人。杰性格谦逊，处事圆润，同谁都合得来，更重要的是会根据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笑话，荤素不一，博人一笑。倘失了杰，娜这次的旅行该是何等的沉闷无趣啊！

娜迎了上去，同时，将自己的年龄减去三分之二，性别倒转过来说。面对向自己伸出双手的店主，瞬间的恍惚之后，杰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少妇。

此第二声客栈欤？杰问。需要咬牙切齿的地方一共两处，其中之一便是第二声。娜是一个富婆，但是，除了钱几乎一无所有。名字是闺蜜在路上取的，寓意很是美好。但是，这个叫做杰的家伙却说不读第二声便无法抵达机杼，弄得娜羞得恨不得打开车门跳下去。太可恶了！

杰找到老板借雨衣。刘老板劝杰打消进山的念头。刘老板正

杰说：无恙，幸甚！斗篷山上，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千手观音，与昔无异，某年月日，杰携华为手机及相关应用实测，即加树诸峰顶，1961米亦殊难足数。杰在心里编织短信，正要写时，手机却咚一声掉到了地上。

隔壁的娜被惊醒。杰和娜同时望向窗外。雨完全停了，天地一片澄澈，比洗过还干净。云雾中，滴翠的峰峦星辰样载沉载浮，辽阔无边。

地上，蓝星测量仪正在空转。下山的路上，娜告诉杰，她要把她的别墅改成餐馆，名字就叫第二声餐馆。他们吃过早餐就下山了，没有停留。



夏天的斗篷山

杰回到了楼上。娜转过身，凝思着。杰打开手机，点开新知卫星地图。然后，洗漱。然后，穿上雨衣。然后，换上雨靴，躺下。

杰的酒钵已经空了。凝思继续。杰坐起来，将手机对准坎上的枫香树。杰躺倒床上，娜在一旁收拾。枫香树被蓝星测量仪框住，粗粗细细的线条喇喇扫过。

娜朝杰俯下身去。昔时，一孀者责让村长不货已梨。村长答以彼地梨尔田梨，实恶孀之欺疏不秘。孀愤，是皆梨者独田梨者非梨耶？

明天早上，先给他打两个荷包蛋，等他吃蛋的时候就给他讲这个故事。看着杰的两颗小虎牙，娜想。不不不，紧接着，娜否定。显然，需要从这个故事里获取教义的人并不是杰。

杰说：无恙，幸甚！斗篷山上，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千手观音，与昔无异，某年月日，杰携华为手机及相关应用实测，即加树诸峰顶，1961米亦殊难足数。杰在心里编织短信，正要写时，手机却咚一声掉到了地上。

隔壁的娜被惊醒。杰和娜同时望向窗外。雨完全停了，天地一片澄澈，比洗过还干净。云雾中，滴翠的峰峦星辰样载沉载浮，辽阔无边。

地上，蓝星测量仪正在空转。下山的路上，娜告诉杰，她要把她的别墅改成餐馆，名字就叫第二声餐馆。他们吃过早餐就下山了，没有停留。

杰说：无恙，幸甚！斗篷山上，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千手观音，与昔无异，某年月日，杰携华为手机及相关应用实测，即加树诸峰顶，1961米亦殊难足数。杰在心里编织短信，正要写时，手机却咚一声掉到了地上。

茅坡

□谢德才

茅坡，一片隐世的桃源，让人牵挂。

我走在桑植八大公山茅坡这片原始的土地上，每一步像是走进了一幅天然的画卷。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树木，每一朵花都在默默地诉说这地方的神奇与美丽。

我沿着山间的小路蜿蜒而上，两旁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随风摇曳的茅草。不经意间，冒出一个洞来，我的眼前，豁然开朗。洞口，挺立着一棵水桶粗的树，枝叶如巨大的伞盖，为我提供着清凉。这棵树，有着千年的历史，树皮斑驳，根深扎岩石间，如一位默默守护这片土地的老人。正如威廉·布莱克所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在这棵古树的怀抱中，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缩影。

继续前行，洞内的石柱、石笋，石像，错落有致，如一座天然的艺术宫殿。一股溪流在石缝中，潺潺流淌，似乎能够看到时间的流逝。再往前行，碰上的是一条瀑布，水流从高处飞泻而下，仿佛一条白练挂在青山之上。瀑布的声音，如大自然的心跳，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律动。站在瀑布下，水雾弥漫，任凭清凉的水珠轻拍我的肩膀，亲吻我的脸庞。水流撞击岩石，发出节奏般的声响，如桑植民歌《棒棒捶在岩头上》中的曲调。

渐渐地，古老的吊脚楼和砖房，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些斑驳的墙壁和高高的屋檐，似乎向我讲述着这里的变化与繁荣。

我走进村庄，迎面扑来的，是一张张热情的笑脸。

村里的老人坐在屋外，晒太阳，悠闲地喝着桑植白茶，一些孩子在枇杷树上吃着枇杷，大人们在屋前的树上摘着枇杷。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笑容，每一声欢呼，都给这片土地融入赞美和热爱。

走出洞，我来到了一片石林。这里的石头，有的如利剑直插云霄，有的像古代的将士，守护山间。石头的缝隙中，茅草和青苔顽强地生长，展示着生命的力量。

走在石林间，我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迷宫，每一转，每一折，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每一块石头，像是自然的雕刻，形态万千，神秘莫测。

茅坡的美，不仅在于它的自然风光，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和人文情怀。

这里，有茶盐古道，贺龙赶骡子驮盐从这里经过。我沿着这条古道行走，古道两旁的森林和植被依旧茂密。从印在泥土的浅浅脚印中，仿佛能看到昔日商队穿行其间的背影与忙碌。

渐渐地，古老的吊脚楼和砖房，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些斑驳的墙壁和高高的屋檐，似乎向我讲述着这里的变化与繁荣。

我走进村庄，迎面扑来的，是一张张热情的笑脸。

村里的老人坐在屋外，晒太阳，悠闲地喝着桑植白茶，一些孩子在枇杷树上吃着枇杷，大人们在屋前的树上摘着枇杷。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笑容，每一声欢呼，都给这片土地融入赞美和热爱。

走出洞，我来到了一片石林。这里的石头，有的如利剑直插云霄，有的像古代的将士，守护山间。石头的缝隙中，茅草和青苔顽强地生长，展示着生命的力量。

梦呓源头

夏天被诗人分成两半
 一半给山城，一半给澧水
 □皮海由城收到消息，汽笛衔着热浪
 山和水不能相叠，放影子跳进波光
 上游来的船告诉诗人
 源头，有另一个梦境

—外四首

大地写意澧水

从万千草木根系里吮吸出数百条溪流
 八大公山，五道水各取一瓢，泼洒在心海
 在乡与乡，村与村，树与树，风与风的交融里
 深的胜出，浅的退去
 蓝的那么蓝，绿的那么绿

一片原始的旷野

十里坊的酒开坛了，天水溪下河
 风吹来，农庄醉在爬藤植物的叶边
 有人把书举在天上，随时翻看种子和花朵
 盐局的菜刀陈列了芭茅溪一个世纪
 树屋住进红军寨，战斗远去，鸟儿听红歌响起

一片蔚蓝的天晴

茅坡向南的山洞，光到不了的地方有凉风
 大叶百合隐入云雾，麋鹿经过人迹
 斗篷山的夜，越过尘世到尘世
 月亮升起一湾倒立的田园
 星星点亮烟火

瞭望灯塔不曾眠

放飞一只孤独的苍鹰，去穿过原始森林
 夏天落在香果树的叶脉
 澧水晕染了湘西北
 源头，有另一个梦境
 山是绿色的海，云是漂泊的魂

湘月楚雪芭茅溪

□邱德帅

晚春入夏，生态原乡。夜栖麓谷，来日方长。一岭草木，郁郁苍苍。野茶换盏，浅饮轻尝。老树新芽，余味鲜香。

慕其闹离喧嚣，羨其幽中取静。不染凡俗，不觅红尘。山雨淅，山泉润。山溪养，山崖生。避无边纷扰，驻不老茶根。一枝一树，一芽一叶。且问千年否？又逢一岁春。

湘韵会盟五道水，土司城寨芭茅溪。常吟干戈换玉帛，又斟老茶为君揖。执手握和兄弟在，恋郎对歌始为妻。自此边界安与

睦，青史留名到县畿。彼时植茶树，茁壮到如今。采摘土家妹，回眸醉人心。小径通茶岭，野树盘老根。鲜嫩一簇绿，掐采入篓深。泛茶香，迭茶韵。探巧手，赴烟云。雾雨山间绕，步履更轻盈。晓看天已暮，星月映归程。

沿古法，柴火灶。芳心许，木杵捣。三翻五炒杀青，四两八钱萎凋。香汗透衣背，芽茶终有味。煮泉沸，茶入杯。愿有青春可回首，且以香茗共徘徊。

为报山居茶不语，香自缘来亦倾城。一曰湘月，一曰楚雪。取意湖湘古时月，亦曾不悔照今人。更有荆楚三尺雪，芭茅溪畔也倾城。土司皆古迹，老茶又新生。湘月盏，楚雪茗。此中茶滋味，无声胜有声。临行八两茶，归来一盏茗。楚雪苦着甜，湘月率与真。本自山野茂，由来土司城。千年续茶韵，能饮一壶春。楚雪湘月笋鸣曲，芭茅溪畔野茶情。

—陈頔

—组诗

夏天的斗篷山
 要多少人才能握住她的脉动
 镶嵌在山坳的村落
 一棵香果树
 注视着澧水的辽阔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至静的蓝天，会恰到好处放在
 你的头顶，黄昏在手边落下
 乡村宁静的注脚，填满寂寞

一个天然氧吧
 万木葱茏，细雨婆娑
 染绿人间烟火
 虚度光阴的人
 微风拂面，喜悦摇晃

斗篷山之夜

晚霞一闪即逝
 暮色重构的容颜
 一泻千里，一幅画
 辽阔，苍茫

夜莺的歌声来回晃荡
 这这般静穆，在这高山之巅
 我忍耐着一种轻盈
 放牧心灵
 欣喜而胆怯

风举起闪亮的刀子
 收紧了我的心
 宗教般的夜晚
 我眯着高海拔的月光
 听树木呼吸
 溪水微吟和岩石的心跳

我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幽微的场景
 随时可以捅破这纷扰的尘世
 零乱和欲望

高尔河瀑布

雨点之中，我看见阳光的转身
 让人着迷的，是飞舞的星光
 抓住一件器皿的映照和图像

激情与速度，是天空的漏洞
 目光的慌乱，有晶莹剔透的距离
 我走上前去，送上歉意
 一束鲜花，落在了我的怀里

流水的欢愉，是另一种表情
 时高时低，一滴滴打量
 淡淡甜味，在我的嘴边
 雾岚点点化开，树木开始奔跑

过涧溪，我抱紧凉风
 平静的快乐，跑在了前面

天水溪

种下云朵的溪水
 我看了看，错过辽阔的夕阳
 一棵树拴住的
 不仅仅是一片云彩

清澈不紧不慢，我开始怀念
 一声不响，用细碎石子激起
 层层涟漪和她熟悉的味道

抱在怀里的云，有着无限的可能
 我生怕错过这一小段
 饱满的表情，过往放弃了
 内心的孤独

坐下来，所有的溪水
 瞬间聚在一起涌入眼里
 风在吹，一片云
 从蔚蓝的天空跌落

